

苦難真情 公義民主

文／張炎憲*

本卷收錄官方檔案、口述訪談紀錄、陳澄波的遺書遺物、嘉義二二八概述、二二八平反運動相關報導，以及期刊文章、專書、碩博士論文目錄，並附錄嘉義二二八大事記和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大事記等等資料。這些資料提供許多線索，呈現出陳澄波先生和二二八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在大時代環境中，臺灣人所面臨的困境和苦難。

這本資料集所收集的史料，縱深臺灣戰後歷史發展，有事發當時 1947 年的官方檔案，亦有受難者家屬的回憶、1987 年之後二二八重新被檢討，翻轉中國國民黨制式說法的資料，因此在閱讀這本書時，讀者如有下述的認知和思考，則較能理解歷史情境和歷史發展的轉折。

一、官方檔案的不足和偏差

官方檔案是官方留下的記載，從其中可以瞭解政府的決策、執行和成果。但亦有其偏差和缺漏，如果當時的統治者是個獨裁政權，不顧民意，只有黨意或是獨裁者個人意志，所推行的政策，必然無法照顧多數的社會大眾，其所留下來的官方檔案自然只有上意，而沒有民意。如果我們僅憑這樣的檔案資料做為歷史詮釋的基準，很容易受其左右而迷失於統治者的意識框架中。

二二八官方檔案亦有這樣的問題存在。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之後，以上國之尊對待臺灣人，歧視臺灣人和臺灣歷史文化。以此心態統治臺灣，不只失去民心，更釀成政治特權、經濟崩壞、社會失序，以致引起臺灣人的反抗。但中國國民黨卻不反思自省，從事改革，反而派兵來台鎮壓，造成臺灣人死傷無數。因此官方報告失去公平準則，只見統治者觀點，卻不知人民之苦。如果僅相信這批檔案就下斷語，極易造成偏見錯誤，而無法瞭解歷史真實。

二、二二八平反運動的歷史重建

1947 年二二八發生之後，中國國民黨政府以清鄉鎮壓手段，壓制了臺灣人的不滿和反抗。從此以後，二二八成為政治上最大的禁忌，不能公開談論，也無法研究。1949 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流亡臺灣，除繼續實施戒嚴，更藉動員戡亂，剷除異議者，造成白色恐怖的時代。二二八也因此埋入歷史灰燼中，再也無人問津。

事隔 40 年，1987 年鄭南榕等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之後，二二八的陰霾才逐漸散去，真相才逐漸披露。跨過漫長 40 年的噤聲年代，二二八終於露出曙光，

* 編按：本卷內容原委託張炎憲教授負責規劃，然尚在整理資料階段時，張教授即不幸逝世，之後，商聘許雪姬教授接續規劃本卷內容。在此特刊出張教授為本卷所寫的、尚未完整的短篇專文，以表敬意。文中第一段為張教授原先規劃之內容，與本卷最後呈現的內容不盡相同，特此說明。

回到歷史的大道上。

經過抗爭與要求，二二八史料終於公開，社會大眾也能公開討論二二八。當真相逐漸被挖掘，二二八的歷史解釋權回歸臺灣人民為主體之後，中國國民黨的制式說法遭到質疑，因此二二八是共黨策動、叛亂、日本人的陰謀等等說法已無法取信於人，反而是統治者無法無天、背離民意才惹起臺灣人的反抗。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的資料多呈現這樣的觀點，如與官方資料相比對，會發覺時代進步所帶來的觀念轉變。

三、受難者家屬的心聲和控訴

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臺灣菁英和民眾就被中國國民黨政府任意槍殺，這不只違背人權，更是逆我者亡、殘忍報復的獨裁心態。被槍決之後陳屍示眾，死況恐怖，更有甚者六人或九人一串，當眾槍決之後，丟入水底，經數日後浮屍水面，慘不忍睹。死難者故人可悲、令人同情，但殘存者更是苦難重重，無法安寧。警察等情治單位在統治者的授意下，監視掌控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言行，唯恐其做出違反統治者旨意的行動。

在此恐怖氣氛下，受難者及其家屬不敢吐露心中的苦悶，不敢向人訴說二二八的真情，只能在暗夜中哭泣。親戚朋友也不敢來往，社會上的冷漠令人窒息，二二八的悲情彷彿無止無境，見不到曙光。

1987 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展開之後，受難者家屬才逐漸走出陰影，公開訴說隱埋心中 40 多年的苦難。這份動人心弦的口述訪談紀錄道出二二八的悲情、統治者的醜陋面目，以及戒嚴年代臺灣社會的苦悶。

四、民主化與主權在民觀點的呈現

臺灣長期處在中國國民黨一黨獨裁、實施戒嚴、瀰漫白色恐怖氛圍中。因此瞭解戰後臺灣歷史的演變過程，不只是為了追究歷史事實，更能在其中發掘獨裁與民主、鎮壓與反抗、殖民統治與主權在民等等觀念產生的背景，以及在衝突中，臺灣逐漸邁向民主、多元與開放。

二二八真相追究與歷史解釋的轉變過程是檢驗戰後臺灣史最佳的例證。從禁忌到公開討論研究，從壓制到總統公開道歉、頒發回復名譽證書，在在顯露出臺灣人追求民主與主權在民的成果。

這本資料集雖然是以陳澄波為主的文獻，但其中隱含時代意義，已超出文獻的記載。陳澄波是位傑出藝術家，在日治時代入選帝展，引領臺灣美術的發展；到中國教書時，在藝術上留下許多作品；戰後眼看接收者施政惡劣、為求臺灣福祉而參政。在二二八時，代表嘉義市民與官方談判，卻因此被槍決，死於中國國民黨軍隊之手。但如比照前後資料，陳澄波是為公義而死，而中國國民黨是為了政權不擇手段、獵殺臺灣菁英，並藉此污名化受難者已昭然自明。